

秘谷鸳鸯



李凉新著

秘 谷 鴛 鸯

李凉新著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我怎可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

“烟波散人才不是如我想的那般小器，他只不过喜爱清闲罢了。”

“我很崇拜他，他的心胸多么高洁！”

“他是谁？”

“日前他说可能会有人来访，怎不见人来呢？”

“三十六招剑式不能精练，怎么办？”

唐玉在床辗转反侧，越想越苦恼，终于迷迷糊糊的进入梦乡。

过了数日，他总感不对劲，若不把一些疑惑除去，实在度日如年。

因此，他便壮起胆子走向湖边。

烟波散人依然在湖边作无线的垂钓。

唐玉坐在一旁，候了半晌才开口。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嗯。”

“我在半夜偷偷学了你的剑招。”

“嗯。”

唐玉不禁看了看他嗯一声的意思。

然而烟波散人依然自顾垂钓。

唐玉更加不解，便问他：

“没线怎钓得着鱼？”

烟波散人却说：

“我是垂钓，有鱼没鱼有啥重要。”

唐玉听了不禁一喜，心想烟波散人根本没有“占有”的欲望，对鱼儿是如此，剑术也该是如此。因此，他便反问烟

波散人：

“你不反对我学剑？”

“你好像是个剑痴。”

唐玉听了又惊又喜，其实他的一举一动，烟波散人早已了若指掌。

烟波散人淡笑道：

“你是个很有毅力的人。”

“可是我的领悟力实在太差了。”

“何必要求自己太高，你能有这种成绩已算不错。”

“你愿意指点我吗？”

烟波散人眼睛仍望着湖面，一会便收起钓竿，迳往茅屋走去。

唐玉多日来的忧闷立即一扫而空，他跟着烟波散人来到茅屋前的一棵大树下，折了一根树枝，将三十六招剑式一一演练给烟波散人过目。

烟波散人面露喜色，暗想唐玉只在窗边远望，即习得八成精髓，实在是个可造之材。

唐玉舞过三十六招，即等候烟波散人指示。

“很好、很好。”

唐玉听到烟波散人却拍手赞许他，有些不解，便急急说道：

“但跟你相比，岂不是天渊之别。”

“你只学了一个月，而且又站在远处观望，能有此身手，已难能可贵。”

“可是……”

烟波散人便起身。

“现在我使一招，你跟着演练。”

唐玉喜出望外，不禁精神大振。

三十六招演练后，唐玉立即豁然通达，一时虽不能像烟波散人般臻至完美的境界，但手脚间的疑窦已倏然涤去。

“你实在是个练武的材料。”

“多谢夸奖，但不可否认，我非常酷爱剑术。”

两人经由剑术的沟通，反而产生亦师亦友的感情。

唐玉欢喜说道：

“现在我应该称你一声：师父。”

烟波散人连忙摇头说道：

“这里的习惯，你还是不习惯。”

唐玉听他如此说，心境更加开朗，由衷感佩他的超俗情境。

“既然如此，我还是无礼的称你烟波散人。”

烟波散人淡笑置之。

“对了，这三十六招是什么剑法？”

“练了就好。”

烟波散人说完便进入茅屋。

唐玉只好把一肚子的疑问暂时搁下，进入茅屋后，烟波散人却说：

“你就把剑术当成朋友，但不要在别人面前搬弄。”

“我会记住；有人要来？”

“说要来，不知来不来。”

唐玉想到“人”，心中又感到莫名的欢欣！

第十五章 刁蛮小公主

远处传来的、的、的的马蹄声，唐玉赶紧奔至湖边。

“烟波散人，你听，是马蹄声，好像来了两三个人。”

烟波散人瞧见唐玉如此高兴，不禁淡淡一笑。唐玉原是世外之人，这一个月的时间，他能安于寂静的生活，对一个年轻人而言，已属难能可贵。今天，他又听到人马之声，当然会像孩童迎新年般，雀跃不已。

“记住，有耳无口。”

“是。”

唐玉便跟着烟波散人走回茅屋，准备迎接客人。

一会儿，一白、一黑、一褐三匹骏马轻快的踏向茅屋。

骑白马者走在最前，那人方脸黄服，威严中流露着风流倜傥的神情。

右后是骑黑马者，脸微黑硕壮，看似个勇武之辈，但他双眼灼灼逼人，可能颇具心机。

褐马在左后，一名白衣瘦高者坐在其上，神态温文儒雅，显得和蔼可亲。

三位访客大约四十出头，行止犹如显贵，神态豪放自若。

烟波散人与三人相比更像个世外之人。

骑白马者是世外城的城主李元昆，他看到烟波散人立即朗声畅笑。

“烟波散人久违了。”

烟波散人仅向三人点头示礼。唐玉亦跟着一拜。

唐玉暗想，烟波散人在世外城一定是个显要人物。

骑黑马者是护城将军王宏霸，一看到唐玉，立即诧异问道：

“哪来的小伙子？”

烟波散人随口说道：

“是一个迷路的哑巴。”

骑褐马者是护城左将军张子严，他却温和说道：

“有个人作伴，很好、很好。”

王宏霸抢口说：

“烟波散人哪需要人作伴，他就是要躲开我们这些俗人，才会孤家寡人独居在城外。”

李元昆朗声说道：

“这次来访真是打扰了。”

烟波散人只淡然一笑。

“偶而来这里走走，倒令人精神爽快，不过要长住在此，我可不愿意。”

王宏霸心直口快地说。

三人下了马，唐玉连忙将三匹马系在大树下歇息。

“请进。”烟波散人说道。

唐玉将茶水准备好之后，便走到大树下，远远看着三人聊天。

李元昆饮了一口茶，感觉一股芳香沁入喉中。

“好茶、好茶。”

张子严附和的说：

“烟波散人是个雅士。”

“长住在这都快变成野叟了。”

王宏霸面露揶揄之色，继续说道：

“烟波散人，我真不明白，你若在世外城内，大可享尽荣华富贵，为什么偏偏要一个人独居在野外。”

烟波散人也不回答，因为他们三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他说不说话都不重要，而他们三人也很习惯烟波散人的脾气。

李元昆心情颇佳，说道：

“人各有志，以后我年纪大了，也许也会像他一样，归隐山林。”

“那怎么可以，你是一城之主，你走了谁来维持城的秩序。”

王宏霸像是恭维，又很认真回答。

张子严莞尔说道：

“这就是我们不如烟波散人的地方。”

李元昆赞同：

“的确，我们虽居在世外城，但仍然抛不开世间俗物，烟波散人才是世外城的精神指标。”

“城主，这话也不通。”

王宏霸非常不同意。

李元昆笑之：

“王兄，你又有何高见？”

“如果不是我们一心一意促进世外城的繁荣进步，那么城里的居民，岂不都成了乡间野人。”

“说的也是，一利便有一弊。”

张子严点头附和。

他们三人一言一语，说得好不畅快，李元昆原是一城之主，但他生性豁达，加上他与王宏霸、张子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因此，除了在公堂议事外，他们三人便如兄弟般，无所不谈。

至于王宏霸因年纪略长又颇具野心，平常处事便较专横，也善于奉承。

张子严较无主见，对事较不积极，是个好相处的长辈。

不过张子严和王宏霸一样，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娶得城主的独生女，将来好继承尊位。

“烟波散人，有空不妨到城里走走。”

李元昆每次来访，都会说这句话。

烟波散人总是含笑不置可否。

王宏霸跟着游说：

“城主说的对，再过半月城里要热闹一番，你不妨带小伙子到城里走走，你来城里可增辉不少。”

张子严也说道：

“自从城主登位，你就离群索居，算算也近二十年了。”

王宏霸抢口说：

“这几年来城主恩泽广播，你应该到城里瞧瞧，不管城堡、街道、或百姓生活，哪是二十年前可比拟。”

“哈、哈，两位太夸奖了，我既无能挽留烟波散人，当然是不如家父。”

王宏霸摇头说道：

“不、不，烟波散人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烟波散人仍未回答。

张子严和气说道：

“他是看破红尘，愿与山湖同乐，城主有才理政，当然适合统管众人，至于烟波散人……”

李元昆不禁叹道：

“我唯一的憾事，就是未能习得烟波散人的武艺，不然，也可传授给子民，作为强身之用。”

王宏霸、张子严两人也点头赞同。

他们三人从小就仰慕烟波散人的武艺，当时李元昆之父担任城主，烟波散人是城主的得力助手，颇受敬重。

那时李元昆虽向他习得几招拳术，但烟波散人已渐萌归隐之意，因此，传授于他的武功实在不多。

而在李元昆之父退位，李元昆继任城主尊位时，烟波散人即请辞归隐山林，李元昆之父虽一再恳求他辅助李元昆理政，但烟波散人去意甚坚。

所以，李元昆、王宏霸、张子严三人都把烟波散人的离去，视为一大憾事。

李元昆又说道：

“莲秀那孩子，又娇生惯养，真不知如何是好。”

谈起莲秀公主，王宏霸和张子严不禁张大眼睛看看城主，又看看烟波散人。

张子严只有帮孩子说话才显得激进，因此，他连忙说道：

“她虽然淘气了些，但倒是挺善良的。”

王宏霸话被抢了先，便改口说：

“我看她跟小犬光纶，好像很谈得来。”

张子严也说：

“莲秀、光纶，还有我儿子绍开从小一起长大，实在不亚于我们三人的情感。”

李元昆笑着点点头：

“莲秀那孩子就是不稳定，娶她的人也是有苦头吃……”

李元昆说到此也就没说下去，王宏霸和张子严也知道他要说什么。

因为至今他们三人确实不明白，莲秀到底是喜欢光纶，还是喜欢绍开，所以这件婚事只好暂时搁住。

这时李元昆一时兴来便说道：

“若是烟波散人肯收光纶或绍开为徒，那么这件事岂不是很好办了。”

烟波散人才开口说：

“不敢、不敢。”

王宏霸连忙说道：

“你就帮帮光纶的忙，那小子倒是很肯学习，而且个性果决、勇猛。”

张子严接着说：

“烟波散人，我儿绍开虽然外表文弱，但他也通晓武功，若能获得你的指点，以后一定可以辅助莲秀公主主持政务。”

李元昆见两人如此热络恳求烟波散人，内心很高兴，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久恋权位之人，如果莲秀能觅得佳婿，他也很想交下权棒，与父亲同享山林之乐。

王宏霸语重心长说道：

“你那身武艺也该找个传人。”

张子严附和说：

“是啊！我们既无能当你的徒弟，但也不要拂逆城主的盛

意。”

烟波散人仍只顾饮茶不答。

李元昆摇头说道：

“如果他那么好商量，也当不成烟波散人。”

王宏霸仍不死心：

“其实只教教武功，根本不妨碍你的生活；烟波散人，光纶那孩子挺好管教的，不信，我叫他来……”

“这里不适合年轻人居住。”

烟波散人连忙阻止他说下去。

张子严捡着话尾，说道：

“光纶可能较喜欢热闹，我家绍开可能就没有这层顾虑，如果你收他为徒……”

“好、好，你们两人也不必急于一时。”

李元昆瞧见王、张两人如此情急，便笑着阻止他俩，又说道：

“今天我们是来此游玩，如果你们两人一再逼迫他，岂不扫了玩兴。”

王宏霸和张子严听此言，便不敢再多言。

李元昆于是替他俩留条后路：

“烟波散人，这件事你也不妨考虑考虑，你如果首肯，不管你是选择绍开或是光纶，对莲秀那孩子，都大有帮助。”

王宏霸、张子严满意地点点头。心想，烟波散人此刻不答应，但总是会有机会。

两人立即拿定主意，一回家就叫儿子来登门拜师。

“便作钓鱼人，也在风波里。”

烟波散人不禁暗叹，然后徐徐说道：

“你们太劳神了，儿孙自有儿孙福。”

李元昆看了兀自发笑，他虽然极不愿意打扰烟波散人，但是他一身的武艺若是失传了，岂不可惜。

此时三人心情大开，李元昆乃建议到四处走走，王、张两人立即应同，三人便到湖边、树林踏青。

“其实年轻人来此走走，实可吸收山川之灵气。”

“城主说的很对，以后我便叫光纶常来此游玩，对他的心性一定大有帮助，也许烟波散人还会收他为徒呢！”

张子严心中的话被王宏霸一口说完，颇觉不快，于是说道：

“也应该叫莲秀公主来此走走，她一定很喜欢。”

李元昆听了猛点头，张子严看在眼里，更是得意。

王宏霸却暗骂：张老头，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你家绍开怎能跟我儿光纶相比，哼！

三人又走向茅屋，烟波散人已不知去向。

李元昆暗想：这次真是扰了他。

王宏霸看唐玉还在树下看守马，心想他比光纶年轻不了几岁，便和气问唐玉：

“你在这里住得习惯吗？”

唐玉立即点点头。

王宏霸看了很满意。暗想：烟波散人只不过是找藉口罢了！但不管他如何执拗，我一定非达到目的不可。

张子严也想到：王宏霸不知在转什么念头，但为了绍开，我一定要跟他周旋到底。

张子严像慈父般告诉唐玉：

“年轻人，有空不妨邀烟波散人到城里走走。”

唐玉见他很诚恳，连忙点点头。

李元昆也笑道：

“你如果能偕同烟波散人到城里，我们一定盛宴款待你们。”

唐玉一个多月未看到生人，今天碰到他们三人来访，一个又比一个可亲，心中自是欢乐无比。

他立即恭恭敬敬的为他们解开马绳。

三人骑上骏马，便轻快的向唐玉挥手告别。

唐玉直望到三人消得无影无踪，才走进茅屋，收拾好茶具，他才想起烟波散人怎不见了，便快步向湖边走去。

烟波散人果然又在垂钓。

“他好像啥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唐玉见他不动声色，只好沉静的坐在一旁，半晌才说道：

“李城主邀你到城里走走。”

烟波散人看了他一眼，缓声说：

“他们既然没怀疑你，你若想去，倒也无妨。”

唐玉却摇摇头。

烟波散人莞尔，反而鼓励他，说道：

“世外城当然不比外面广阔、热闹，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里的生活，我很习惯。但是我还是怀念外面的世界。”

烟波散人立即又转头看向湖面。一会儿，才徐徐说道：

“既然出不去，能忘的就忘。”

唐玉陷入思境，因为他未认定自己会在世外城呆一辈子。

“真的出不去吗？”

唐玉暗想，除了恐怖漩涡之外，一定还有入口可以进出

世外城。

“谁知道那个地方？”

唐玉暗想，除了烟波散人之外，这里已无第二人可以帮助他。

“烟波散人好像也不知道那个出口，不然他也不必处心积虑的收容我。”

唐玉这时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这一个月时间，他由于专心一意勤练剑法，一时倒忘了这个问题。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他又不便四处去探查。

烟波散人见唐玉一脸苦涩，便说道：

“有些事只能顺其自然，越想只会徒增烦恼。”

唐玉只好点点头，只是内心却仍未失去信心。

“我一定会找到出口！”

他暗自告诉自己。

隔天，唐玉在大树下劈柴，突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但忽儿却又消失了。

唐玉张望了半晌，仍不见人影，便又低头猛力劈木头。

“喂！”

唐玉被女孩的声音吓一大跳，本想大叫一声，但又立即收住声音。

一个穿着华丽的姑娘，看到自己成功地吓着人，开心地呵呵笑。

“你是谁，我怎没看过你。”

突然来访的姑娘已年近二十，但却是童心未泯，她溜着

两眼，诧异的看视唐玉。

唐玉惊心，怕露出马脚，便指指自己的嘴，然后摇摇手。
“哑巴！”

那位姑娘似乎不太相信，就绕着唐玉看一圈。

唐玉暗想，她的眼睛太会察言观色，我一定得小心。

姑娘轻笑看着他，已无敌意。

“你好像很担心？”

唐玉被看得很不自在，两颊微微泛红。

那位姑娘却很得意。

唐玉暗想：这位姑娘实在顽皮透顶。

“你叫什么名字。”

唐玉连忙在地上写出自己的名字。

“唐玉，这名字倒不错，只可惜你不会讲话。”

那姑娘边说边踏步，突然转身，神气的问唐玉：

“你知道我是谁吗？”

说完，便期待的望着唐玉，因为世外城也不过三百户人家，全城上上下下还不到两千人，每个人即使不认识，至少也眼熟。

但是唐玉却一脸迷惑！

“什么——你不认识我？”

那姑娘看得真是心里有气，一颗少女的自尊心几乎碎了一半。

她气呼呼的又问唐玉：

“你真的不认识我？”

唐玉因为不了解世外城的情况，不免疑惑。他想，世界那么大，到处都可能碰到不认识的人，难道我不认识她是一

件很严重的事？

想到此，唐玉反而发怔了！

“回答啊，你真的不认识我？”

那姑娘使尽力气，直追问他。

唐玉只好点点头。

“什么——”

那姑娘本想大发脾气，但想想世外城上上下下，竟有一人不认识她，这事倒是很有趣。

唐玉见她不生气，反而呵呵笑了起来，内心更加疑惑。暗想，这姑娘真让人捉摸不定，还是小心为妙。

姑娘儿这时也很苦恼，因为从小到大，她实在没碰过不认识她的人，因此，这当儿她真是有点伤感。

“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

唐玉见她这般善变，也在心中自问：这下子，我该怎么办？

那姑娘突然乍现喜色，好像找到了解难妙方：

“那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好不好？”

唐玉心想：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她又有何新发现，于是猛点两三个头。

姑娘儿便轻咳一声，说道：

“我叫李莲秀，大家都叫我莲秀公主，我是公主，你知道什么是公主吗？”

唐玉立刻点头，心想：糟了，她竟然把我当成白痴。

莲秀公主看他点头，高兴的拍手，好像顺利处理了一件重要事务。

“你知道我为何来此地？”